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然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

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嘗

善本作常字

謂之知言

銑曰山欽為穎

川太守時山濤謂欽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慙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慙其素志故謂

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堅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向曰經常尚猶也言

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善曰言

前年從河東還顯

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善曰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

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事雖不行知足下

善本有故字不知

之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

我情也善曰言不知已之情怪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

怪責於人言寬容也善曰言足下旁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

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銑曰直性謂不從物

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間聞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向曰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

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鑾善本刀湯

平之羶腥濟曰薦進也鑾刀上鈴也漫汙也羶亦腥也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

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

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

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

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

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

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

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

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

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

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着執鞭子文無欲鄉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着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

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

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所謂達人善本無能兼善而不淪窮則自得

如子曰忠矣善本無能兼善而不淪窮則自得

而無悶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淪變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以此

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本作棲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箕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外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

南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

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

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

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

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其短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

之士入而不能出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

二者各有其短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良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

臧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慕之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大之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

之為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

為人更每善本每上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名相如每善本每上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

不出慨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
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
和好備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
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少加孤露母

兄見驕不涉經學姓復疎善本懶筋驚肉緩銳曰疎慢懶

寬緩也若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

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

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

國論語注曰簡畧也言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

老重增其放濟曰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故使

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頗纓赴蹈湯火良曰積墜也任實

馴擾育養羈繫纓縲赴奔蹈躅也善曰雖飾以金鑣饗從

以嘉肴愈善本作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曰鑣馬銜也

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

唯飲酒之後有過失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終以相娛

荒沉通差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

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持為大將軍
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
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紮王道太祖曰
此賢素羸病善本作吾以字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濟

弛緩關失也善又不識人情暗善本作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有子

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

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善曰漢書曰萬石

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

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弄人乃言極切久與

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

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

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

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翰曰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

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銑曰不堪不

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

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

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郁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

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

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不得搖性復多虱把蒲

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向曰弋繳射

裏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善曰管子曰少者

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

曰痺濕病也痺利切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
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
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
者所怨至欲中傷者良曰言不為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
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

有矜恕之者而終有所怨乃雖懼久具切善然自責然性

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雖懼本作瞿字然自責然性

不可化翰曰懼然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

句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則為詭詐之道情不願為善曰

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

五不堪也向曰咎咎也譽美聲也善不喜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善本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

預左氏傳注日聒聒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

繁其慮七不堪也良曰鞅掌衆多貌機事纏繞故事也言

偃仰或王事秋掌尚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

書曰一月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

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其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

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剛腸疾惡輕

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放也言見患便道不能

慎言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

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

也內病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濟曰

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本草經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游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善本作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

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子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顧禹曰難化矣乃不偏之是全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莊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孔曰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欺其過也護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蓄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

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 向曰徐庶與諸葛亮拒曹公為曹公所破徐庶之母見獲於曹公庶乃辭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一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別以諸曹公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也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間之率其衆南

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提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

華子魚不強勿安以卿相 濟曰強勸勉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寧辭不受歆字子魚寧字幼安

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 善本有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善本

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 無必

四民有業各以其得善本作志為樂 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

未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朝也桶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無似足下度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

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

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自以自以有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訥也章甫冠名也

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銑曰鴛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嗜臭

爛而以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憐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

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

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吾項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向曰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漠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

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

善曰高誘曰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

而道德之篤也又有心悶疾項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善本無必不能堪其所不樂

濟曰項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能堪而行之事必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良曰言我自史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枉屈也溝壑坑也

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

何可言

翰曰歡愛也悽悽悲恨也善曰晉諸公譜曰康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

日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悽悽悲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善本有時字與親舊敘離

善本無離字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賜奴之不置不

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
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
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而善本無言耳向曰
置止也言憫我不止欲爲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疎緩
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爲
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
善曰鵬鵬矯矯亂音義與矯
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已
之情可得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
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爲有大才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淹復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良
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
士而不營求
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

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善本作益一旦迫之必發

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

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爲野人有快炙

背而美芥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銑

善注又曰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善曰列子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

廣夏陳室縣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

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善曰解謂解足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
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

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政為通五臣注同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幾

善本從本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之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生本善矣誅討也善同良佐

作也是故許鄭以衞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翰曰兆見也言吉凶

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非衞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衞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率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師滅譚譚無禮也

矣不復廣引辟類崇飾浮辭

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

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苟以夸大

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

善本無也字

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

炎精幽昧歷

善本作曆數將終

向曰夸奢喪失粗疏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暗謂昧亂無

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

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塗炭之艱

濟曰言相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炭火也言百姓

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

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良曰貫炭茶與塗古字通用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廓帝紘恢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大祖承運神武應期翰曰四海四遠見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征討暴亂克寧區夏銑曰圖闡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善曰謂表紹重阜之徒克能寧安也善曰協建靈符天命既集向曰也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濟曰廓洪大域國也善曰曹毛詩曰奄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也良曰神州洛陽有四方九鼎九鼎九鼎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善曰何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

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世載淑美重光相襲王定鼎於郊廓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固知四隅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

四隅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宜重光

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公孫州攸同四隅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銑曰淵遠東侯度之子康之弟故云承藉父兄裔遠國也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

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擁帶燕胡憑陵

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

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向曰擁特也燕胡匈奴也憑依

不修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凌樊

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內傲帝命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

馬延乎吳會齊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

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

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自以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狝

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轅沙

漠南面稱王善本有也字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

陵乘轅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絃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轅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軀薄伐用威武也猛健

銳利也長驅遠伐也善曰魏志曰景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銑曰次

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

曰援桴而鼓周易曰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疆

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疆

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

山海經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皆曰咸

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趙秦論曰餘威震于

殊自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

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桔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桔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

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楮矢
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
單于誓類來朝百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銑
世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銑
帝德廣遠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銑
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言曰先主權遭
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
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
上疏曰遭擾攘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也巴岷蜀二山名
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
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
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
紀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
紀爲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
二年曰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叢叢梁山積石峨峨漢
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

備則亡虜假氣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
遊魂鳥魚爲伍

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蜀曰二邦吳

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爲鼎足之形言持久可
與太山齊其終始也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

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相
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

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銑曰輔佐也帝室
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廟勝之策

進晉公爵爲王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廟勝之策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無盡思慮絕於衆人也

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策多者也又曰善出奇主
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主

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也善曰魏志曰陳留
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勛欽明萬機已見上文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勛欽明萬機已見上文

下用力稜威奮伐彌善本作入其阻良曰長轡遠御謂有

振弥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

廣曰威稜懾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

采深也音彌并敵一向奪其膽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

將士之膽氣也善曰兵法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

日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劔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魏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

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魏志曰景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

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

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

勤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

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向曰平蜀之後置

郡三十梁益二州

名肅清謂平定也善曰穀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竊號

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之雄謂劉禪也善曰劉禪傳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善珠琳

日禮記曰拜而後替善曰劉禪傳玄西都賦曰魏魏絳闕

重錦充於府庫良曰求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肅

衛侯夫人重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

錦三十兩

夫魏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

之師也翰曰晉滅魏次及於虜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魏魏公醜奔京師遂襲虜滅之執虜

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替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

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

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

蛻統內附善本作願為臣妾統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

太守及兵是覩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也善曰

淮南子曰禪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

失於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向曰輔車

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陪乘也吳

蜀相寶猶陪乘之與屠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
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善曰左氏傳
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而徘徊危國興延日月此猶魏武侯

車相依唇亡齒寒

却指河山以自彊善本作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濟曰危國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濟西河至中流

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善曰已見濟

注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良曰僚

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寮

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虬虎晏子春

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國富兵彊作強六軍精練思

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復翰飛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

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

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

洛收珠自項國家整治器械銑曰脩兵仗也善曰禮記

南海

也兵甲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善本行木盡向

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脅

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決河洛則百川流通善本作樓船萬艘勞則善本無千里

相望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惣名善曰尚書

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

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之盛者也良曰

剡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

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刻木為楫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

善本無也字

必平也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然主上

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銑曰眷眷迴

顧見邁行也

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崇城自善本所重也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字卑文王退舍向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舍止也

善曰已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

詩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善曰毛麗然改容祗承往告良曰麗然驚起

見言能驚起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韓曰南越王胡立漢使嚴助往諭因使其子嬰齊入侍宿衛也善曰已

見翰北面稱臣伏聽告榮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銖曰榮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求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

謂諸侯也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左氏傳王

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

常曰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

謂張嬰曰大兵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雲合豈不危乎

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木陵翰曰雍益青徐荆揚兗豫

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賜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軀且當猛虎步漢書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丹陽郡有秣陵縣

旌旗流星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善曰羽鳥羽

也漢書高祖曰具以羽游龍曜路歌吹盈耳銖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

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羅路盈耳騎樂之盛也善曰日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卒奔邁其會如林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焉善本作然字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

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膏肓荒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史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善曰左氏傳

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

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

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附扁鵲皆古之良醫

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

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

漸謁鑿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湫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鑿也且食之史記

饒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

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

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湫乳汁也竹用切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銑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

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

嵇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寶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

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
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
安為定也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
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
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
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於諸
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
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作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邛山也善曰楊朱南之沛老駘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
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雕雕
而野野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
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
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
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
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外邛
為登岳斯蓋取
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

哉銑曰嘉遁者隱也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惟別

之後離群獨逝善本作遊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雞

鳴善本作鳴雞戒且則飄爾晨征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

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告曰薄西山則

馬首靡託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

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

臯之內慷慨重臯之巔輪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

失志臯臯山巔上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

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

之所懼也

銑曰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

至若蘭茝

傾頤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

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

木也以喻君子傾頤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也喻

讒邪為忠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見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

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按劍

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善曰鄒陽

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

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善本作舞字

於壘俗固難以取貴

矣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壘俗耳

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善曰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

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走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

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善曰周易曰無飄飄遠游之

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惣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

有後慮之戒

銑曰飄飄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徒處也惣轡也前言謂經過涉沙漠也懸鞍縣車

也後慮謂蘭茝傾頤之事或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

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

下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也

向曰啟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日

遐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驚也善曰

正曆曰日太陽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廼顧景善本作影字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

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良曰遠

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

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未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

睇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善曰阮思躡

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翰曰公輪作雲梯以

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

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掃太

北海蹴崑崙使西倒蹋大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本

字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也銚曰崑崙太山踰權

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善時不我與垂

日劉駒駢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

翼遠逝向日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善

有攸銚鋒鉅靡加六善本作翅字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悵

者哉濟曰鉅鏑也言不加鋒鏑而六翮自摧屈也吾子植

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

也喻鬱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

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

也善本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善本作棲字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

榮曜喻富貴也眩感豔美子也亦相感動之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銚曰翺翔

黨朋黨也姿態綽寬裕游樂也倫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

優也吟嘯自得志兒

去矣哲生永離隔矣瑩瑩善本作瑩瑩字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瑩瑩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

也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身雖胡越意

存斷金其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

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翰曰儀善敦

也謂交道也善曰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

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

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

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

丘希範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

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

書曰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善曰李陵與蘇武

小志慕鵠鵠以高翔良曰鵠雀小鳥也鵠鵠大鳥也弃小

日史記曰陳涉掌為人庸耕輟耕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

知嗟乎鸞雀安肯因機變化遭遇明主韓曰機者事之微

也明主即武帝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
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
以賤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
烈士殉名立功立
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
壯也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
也擁持也旄幢也萬
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山祝文
曰杖節擁旄征人伐
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
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
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一
且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
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濟曰奔亡
之虜謂降魏也鳴鏑聲也
匈奴人故曰穹廬善曰漢書曰冒
頓乃作為鳴鏑音義
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
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
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
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
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
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
憚尋君去就之際非有池故直以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

言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
也流言反問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

已然後任尚書曰沈迷猖蹶以至於此翰曰沈溺迷惑猖
管叔乃流言於國

佞行至於此也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
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

猶未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

萬物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
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

荅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
暨藍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

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
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土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
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

子自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也善
安此此字

長楊賦曰僕掌倦朱鮪涉丁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
談不能一二其詳

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

陽光武令岑彭說鮪使降鮪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

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

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

中繡後降曹公封爲侯刺繡也升箭鏃也善曰謝沉後

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

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

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

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

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

殺血滂沱爲喋血涉與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

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

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之腹者

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

人以物掉地中皆爲刺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

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濟曰無昔人之罪謂朱鮪張

曰楚辭曰迴朕車而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復路及迷塗之未遠

良曰謂迷者不

迷也易曰不遠復

無祗悔攸所也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翰曰謂法網

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

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

教而緩其刑罰

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銑曰松柏不翦

網漏吞舟之魚

代墳墓也善曰仲長子昌言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

向曰

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

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

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悠悠

爾心亦何可言

良曰悠悠憂傷之兒善曰

今功臣名將

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

善本作

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

場之任

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

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

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

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

注曰二馬為輶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大山
如礪水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土即皇帝將軍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獨醜聽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銑曰醜強借假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善曰毛詩曰有醜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
容超之彊善本作強字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向日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見廣固起踰城走高弋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字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壁
所均不育異類也也異類匈奴也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良曰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種也
北虜潛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北虜謂拓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聖當滅亡也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
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銑曰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下文
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
指宣武也真預晉書西陽王承部落攜離禽豪猜貳方當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禽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

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屑各取豪貴，文類漢書注曰：羌胡各大師為會，國語曰：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言危之甚，言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驚之危，飛幕，軍幕也。善曰：表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夫子之在此也，猶驚巢於幕之上。登陴，登城也。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也。悲，恨也。善曰：表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所以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陴，婢移切。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韓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攻之後，襄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走之，而奔魏。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讒，乃奔楚，顧望西河而泣。左丘明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然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泣。其後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頗遂奔魏。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諸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竊觀公之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善曰：勵，勉也。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

也善曰皇帝梁武帝也解朝曰遭盛明**白環西獻栝矢東**

來濟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周時肅慎國貢栝矢天也善曰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王剋商於是肅慎氏真栝矢石磐**夜郎顛**善本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

角受化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其辯髮以就方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

叩地也善曰漢書曰夜郎顛池皆推結嵩昆明綿髮漢拜唐蒙即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

軍莊縞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

時滿島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蹶角趙岐曰

蹶角叩頭以額**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命耳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

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

奴論曰世祖用事諸**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愬茲戎重

夏未遑沙塞之事**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愬茲戎重

統曰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爲中軍將北討魏殷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愬統也

戎兵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爲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

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總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相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方善本無**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向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

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立遲頓首**濟曰僕遲

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立遲頓首**自稱也謂

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劉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

還京師詔令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若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鄉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也 李善同良注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向曰難

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

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

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

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言餘論蒞 善本而莫傳 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蒞蒞藏也

而不傳於我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

善曰楚辭

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 青簡尚新 善本有宿草

將列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爲書宿草陳根也列

劉向別錄殺青者直 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

治青竹作簡書之耳 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

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

也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翰曰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

言人命如之 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

之猶駒而過郟也 郟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

尺波豈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銑曰言文章之美如蘭菊

日楚辭曰春蘭兮秋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向曰梗槩粗

意也 善曰東京 賦曰其梗槩如此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濟

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宣王出田杜伯持弓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漢又帝坐宣室問賈誼鬼神之本賈誼具言所由也爽差微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韋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曰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矣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良曰宣帝子封東平恒思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盡於此忽然坐地牽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躍出而赴節善曰東平樹事出聖賢冢墓記但懸劍空蓋山泉事出宣城記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知之使還當與及

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善曰已見翰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歆與父向俱領校書

講六藝傳記後王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

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善曰言諸博士既不

肯立左氏而又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襲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

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

得其所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

正雅頌各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向曰脩易

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善曰論語

春秋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善本無子終善本作

而大義乖濟曰夫子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

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子曰重遭戰國弄蕩五之禮理

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良曰遭遇也戰國

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

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

興起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

之事則掌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

八十二篇又曰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秦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翰曰謂禮教類毀也秦暴

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

道由是滅亡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

焚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且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

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漢興去聖帝明王

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

定禮儀

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存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

儀也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

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

向曰秦燒詩書惟以易卜筮不禁至漢惠帝除

挾書律挾藏律法也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然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

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

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

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良曰堂故官名伏生秦博士

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

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

壁朽折散絕

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去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

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

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

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善曰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

向曰鄒魯梁趙四國

名鄒人慶忌受詩於傅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丘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建元武帝年號也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善曰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良

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善曰十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

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

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翰曰詔武帝詔也欽衡脫誤閱憂也善曰

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

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鏡曰全經謂

足也離此日遠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善本有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

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

之難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子後悉

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號善曰漢書曰武帝

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

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及春秋

左氏立明所脩良曰左姓也立明名也善曰漢書曰仲

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立明

立明其史記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

發孝成皇善本無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

或間善本編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使落頗離真

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傳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問人間則有善本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

與此同抑而未施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

於世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

詳其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

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字善本有也

歎歎嗟痛皆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

其不施行也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作老且不能究其一

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信口說就隱少之中分折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

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若立辟廱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廱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

原本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

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用義之正心

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銚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

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抑此三學以尚書同不別善惡也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

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善曰臣瓚漢書

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

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

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明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

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而不違也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否善本作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異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目謂也微

弱謂諸經有闕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用功望得發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

也翰曰猥頓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且此數家之事皆

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試善本作其善本有古文舊書皆

有微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

言古文與時所行者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

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善曰漢書班固曰仲

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歐陽生字伯和受向書於伏生施雠孟喜言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也善曰漢書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

本魯學公羊氏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作皇字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恭也言顏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

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

國子博士上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

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

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

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恭隱

視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

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

濫吹竿也善曰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疑僞誘我松

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濟曰誘謂引

言雖假其容兒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善曰其

楚辭曰將馳騁驚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

霜氣橫秋或歌

善本作

幽人

長往

或怨王孫

不游

良曰排

推也

巢

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

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

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願初至如此

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悵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

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談空空於釋部

胡玄玄於道流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數考也玄玄謂玄

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願汎涉

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

家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務光何足比滄子不能儔

銑曰務光滄子皆古之隱者比

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

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窾

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滄子者齊

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

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上也隴

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藏榮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度白雲

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善本作

以方索干青霄

善本作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翰曰

之志清高也潔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善曰孟

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千青雲若

雪字

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

鏡

亭亭高聳兒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

萬乘俗皆貴之此高潔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徒而已言輕

也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足商賈之

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

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

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

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

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

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豈有善本作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

悲慟朱公之哭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墨揚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用子其一定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岐路也

蒼黃翻覆素絲也高下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

謬哉良曰乍輓也言周顯輓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嗚

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翰曰嗚呼歎

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

人也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平

也己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

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遜東魯習隱南郭銑曰周子謂彥倫也儁俗

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從張

也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

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

陽高由是尚書有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與善本無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

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

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

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

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向曰蕭子頤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鐘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善曰孔稚珪舉秀才解楊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

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

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觀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曰梁簡

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及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馬

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良

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縹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技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詞曰獨耿介

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勢髣髴鶴頭故有其

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其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

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芟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善曰楚辭

日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

韓曰

憤咽皆怨怒見言此等雖無情見山入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綰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

之章飾也善曰漢書曰萬戶以上皆銅印墨綬于跨屬城之

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銑曰跨越也管州之

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
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
山陰為道帙長擯善本作法筵久埋敵扑普誼罵犯其慮
牒訴倥孔惣裝其懷向日帙書衣也擯弃也敵扑謂打
過秦曰執敵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
倥倥於山陸王逸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
日倥倥困苦也紆紆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
紛綸於折獄齊曰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
折獄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
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
曰哀敬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音錄良曰
明啓刑書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
籠架之善曰漢書曰張敬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
日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
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

輔豪馳聲九州牧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

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使我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

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鏡曰我謂鐘山神所備也言霞月徒

賦曰陵高覆而輕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摧絕無與歸

石逕荒涼徙延佇向日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

歸徒為至於還颺入幕寫露出楹蕙帳空兮夜鶴善本作

怨山人去兮曉猿善本作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疎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
壯事也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
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
翰聲匿迹蘭蘭佩也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
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
也隴亦山也騰起疎上誚譏也言昔譏笑此山初答比人
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詐也弔問也言山為周顒所
詐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
慙無盡澗愧不歆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韓曰詒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諸布告於人使知也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詔曰將耕東臯之陽推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局鏡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棹也言朝廷也局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局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於善本作洗耳向曰芳杜薜荔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宜局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局門也岫幌山窻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
條瞋膽疊頰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

士駕爲君謝逋客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與怒擊折穎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運客謂
顓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爲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終

文選卷第四十四

檄

五臣并李善注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變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
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也此周未時檄王令祭公謀甫為
威猛之詞以責狄人
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詩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

征伐曰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

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

膝拜也和謂降服也善曰戰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善本來享也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

作類來享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善曰禮記玉制

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

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

後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并之而移

後舊額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良曰閩越南夷國

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也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代漢以兵救

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

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南夷之君西轅捷善本脫之長

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轅捷善本脫之長

常效貢職不敢愆怠良曰轅捷謂蠻夷名長君效具墮怠

日捷為縣論語撰考識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

日穿宵僭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

為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衆口向上之貌言蠻夷之人皆

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

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

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日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

濟日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

善日鄭玄禮記注

占之道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良日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靡有兵革之事戰

不意之變也善日張揖日不然之變也關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

起軍法誅將帥也善日驚懼子弟憂患善本長老郡又擅

張揖日發三軍之衆也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銑日擅事也言唐蒙自專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日當行者謂

征者也自賊殺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

自相劫奪也荷兵而走濟日烽燧者舉火以警候燔燧攝持也兵矛戟

注矢而持之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

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日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

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計深慮遠急

善日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節也珪玉也善日如淳日析中分也自藏天子青在諸

侯位為通侯處列東第通侯日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

第甲宅世居帝城之東故日東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善本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作列

而不辭也

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

也膏脂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

丁濟曰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善曰抵至也亡

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彼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身死

無名謚為至愚

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謚為至愚之人也綜曰無名言無善名也善曰

謚猶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銑曰觸行謂逃亡者也言

非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官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已

蜀之人也善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向曰曉明喻告也言

和我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

孝悌以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濟曰重煩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恐遠

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賒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

日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言恐山

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翰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

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

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

善本作

守

銑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

國也守郡守也

善曰

蜀志曰

先主歸陶謙謙表

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蓋聞明

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

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脇莫

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平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

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脇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

使閹樂殺二世於此宮也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古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齊望夷宮

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閹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

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

今求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禄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良曰鑒戒臻

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善曰

漢書曰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吕侯子台為吕王台弟

產為梁王建武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吕后崩將軍祿相國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

上晉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

立太宗故龍王道興隆光明顯善本作此則大臣立權

之明表也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正漢室也

日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王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

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或

表儀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向曰曹騰操祖相帝時位加特進與

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

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

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脰下虎齒入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

未盡惡害其身象在禹鼎左父蓋攜養因賊假位

與金輦壁輪貨權門齊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

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賂實以輪勢門而官至太尉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

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勾乞也竊盜鼎

古類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司傾覆重器良曰壯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

日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操善本無令善本德善本善本善本

以及於人也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標妙狡鋒

附贅懸肫然肫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肫音尤

恊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鏡曰標劫狡健也

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鸞鳥也言紹督理鸞鳥掃除閹官也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

大將軍何進與

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
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
因曰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
幕府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善
謂董卓已見西征賊左氏傳察鍼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良曰提攜鼓奮也初卓命紹欲廢
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東夏即勃海故
也收羅謂來訪賢才弃瑕棄而取其能者善同良注故
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作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
可任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爲兖州刺史授以偏帥與
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犬鷹將搏擊之能
可爲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善曰裨師倫師也
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
表曰臣累世展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銑曰佻輕薄少
鷹犬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也言操輕薄少
有法度也善曰字傷夷折衄女數喪師徒向曰夷殺蚡
書曰佻輕也蚡聊切

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銑脩宇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太守字

領兖州刺史濟曰輒專銑精宇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

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表紹而曹操爲東郡太
守劉公山爲兖州公山爲黃巾所殺乃以操爲兖州刺史

被以虎文獎臧六威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

皮見草而說見貌而戰魏志作獎臧臧成也言獎成其威
柄也

異獲秦師一剋之報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

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爲罪者亦異操一剋之報善曰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

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

忒銑曰跋扈謂搦強也肆縱忒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
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

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割剥元元
達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殘賢害善

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

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

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

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

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兒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

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幕府推善本作彊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成呂布之強也善曰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

高贊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

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故復援旌援甲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壞也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

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振甲執兵杜預曰振貫也胡慢切春

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妄漢書

曰膠西王卬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

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

操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

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善曰謝承後漢

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

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後會鸞駕

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反旆群虜寇攻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旆也魏志曰時

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冠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

之警匪遑離局翰曰時公孫瓚出軍也槃阿遂舉兵攻紹

紹軍鄆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善曰魏志曰公孫瓚非

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

紹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記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

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勿主操便放志專行賜遷當御省

禁銳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勿主謂獻帝也賜劫

遷後也當御謂萬事自當聖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卑侮王室敗法亂

陽衛京師賜遷謂迫賜天子而遷徙也

紹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

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善曰

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爵賞由心刑戮在

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

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濟曰由心不論勲賢也在口

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

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

苗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蒙隱戮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

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辱張湯奏百寮鉗口道路以

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目喻曰察官也鉗關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

人但日以目相視而已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

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尚書

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記朝會公卿充貪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

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

但具故太尉揚善本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皆柴

貪品

睡五被以非罪楚榜善本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

顧憲網向日彪代董阜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

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連耽睡瞋目見楚橫榜笞也參并謂

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

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善曰漢書曰王莽誅霍義夷滅三

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

詩外傳曰不肖又議即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

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威明時絕忠又梁

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

民傷懷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

而取金玉帝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

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帝

寶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

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操又

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

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墳善本突無骸不露翰

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身處三公

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

之位而行禁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善

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

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善本帝都有吁嗟之怨銑曰

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

骨也荷煩慘毒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狝亦坑也可

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

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

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歷觀載籍無道之

者此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向曰言

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裂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

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覆善本與可彌縫齊曰緒餘

餘含容於操與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善曰左氏傳

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

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妙產男叔姬

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奔是莫滅羊舌氏乎乃

欲摧撓教女棟梁孤弱漢室韓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

除其輔佐也善曰周易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

北征公孫瓚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

性征瓚也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

瓚奮武將軍封前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

震河北紹自將擊之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

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梟夷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

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

日梟夷滅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日襲杜預曰掩

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故使鋒鉞善本挫縮厥

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爾善本乃大軍過蕩西

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爾善本乃大軍過蕩西

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

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

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

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

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

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

入居塞者有屠各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於

是操師震懼章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韓曰震懼

竄遁逃也聚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大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

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欲以蟪蛄之斧禦

隆車之隧統曰蟪蛄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

拒紹軍也善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幕府奉

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

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長戟百萬胡騎千

群奮中黃育獲之材善本騁良弓勁弩之勢濟曰戟戈屬

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

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曲部也善曰尸子

秦王曰鳥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

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并州越太行青

州涉濟漯譚領青州涉度也濟漯二水也善曰淮南子

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傷高誘曰太行直大軍汎黃河而

掬善本其前荆洲下宛葉而倚居其後翰曰汎濟掬觸也

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倚擊也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

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

獸一人捉角一人戾雷震虎步並集虜庭銖曰雷震虎步

足說文曰倚戾足也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

海以沃燐炭有何不消善本無滅者哉向曰炳燒沃灌也

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

何有不消滅者哉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適審兮若縱

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畧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史江何又

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

歸流涕北顧謂日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

思歸也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

亡迫脇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

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良

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駐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操遣史煥破之盡收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旆方徂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幡也

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

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

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

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

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

網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

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土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脇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猶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

又操特善本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無圍守宮闕外託宿

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

逆而奪本曰篡萌始作起也善曰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

秋烈事本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

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

善曰前巴蜀文曰肝操又矯命

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而聽給與疆寇弱主違衆

旅叛

良曰矯詔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

助叛逆也善曰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

幽并青冀四州並進

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

也善曰魏志曰紹

書到荆荆便勒見

胡兵與建忠將軍

協同聲勢

鏡曰張繡爲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

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當之功於是乎著

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得操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

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

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

廣遠宜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

下知天子爲操所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

法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

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

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公檄江車諸軍將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獨稱者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

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

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銑曰孫權吳主也召

門但人心所招也善夫見幾善本而作不處凶危上聖

之明也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臨事

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齊曰能制變通之聖在困窮

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問易曰困而不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善本無愚之蔽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醉冥

下愚之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翰曰大雅詩

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士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

思危必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異善本

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向曰

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

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善曰左要領不足以膏

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辯菽麥

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墨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

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錢名字不足滂刑書也善曰

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

錢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辟猶穀

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口卯始生翰毛而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良曰勢卯鳥子

蹴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

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

惟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鵲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

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

策刀勃謂田單曰跖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日

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

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爨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

爛不芳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

敗銑曰三苗國名在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公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光武使岑

彭攻之備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

誅敷文德七旬有苗格餘見銑注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善本

字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彧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

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善曰史記曰天子將涉何為遼東郡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彧擊

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

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海昔夫差

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

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

封申地故曰申胥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

遠迹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句踐乃以申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殲六善本軍良曰抗衡

爭輕重也夫差比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吳軍於是越王聞之舉兵襲吳

吳王聞之遁去晉而歸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胥壞罄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

上曰衡史記陸賈曰以區區及吳王濞浦驕恣屈堀強猖

昌猾始亂乃舉兵叛於廣陵恣縱也強強不顧兒猾猾

在狡兒始亂謂為亂首也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

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沛始也滎陽郡名漢所封七國同叛也水泮周亞夫也

甫始也滎陽郡名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破敗之甚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伐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淮南子曰永泮而農桑起文淖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

之刃以陷其胷向曰罵惡言也淖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

使詐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人也刃入於胷謂

縱殺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

能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

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

亡首已陷其何則天威不可當善本有悖逆之罪重也且

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淖皆爲亂逆而誅不足恃也白董卓作

亂以迄于善本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疆

如二袁勇如呂布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

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善曰二袁表紹表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爲飛將跨州連

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

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

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

也善曰淮南子曰鸛視虎顧壟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

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銑曰鈇

也言亂賊之徒皆從堪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餘遺

曰子餘也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向曰馬超楊

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

壁勿與戰續次也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

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且成等

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

勿與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二華
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
率羌胡自爲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
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
元大戎兵也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
渡循河爲角而南賊追蹕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
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
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
斬亘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
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
元戎十乘伏屍十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良曰漂浮也橈大櫓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
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
百萬流血漂橈是後大軍所以臨江不而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

進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翰曰逋竄逸失逃散也鳴吠猶

者爲伐韓約馬超也善曰魏志曰公斬亘成遂超走涼
州典畧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
二十年逆賊宋建僭號阿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建自稱

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唇齒相副
焉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三聚眾抱
罕夏侯淵討之屠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向曰張魯

人自號師君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善曰魏志
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
魯爲鎮民中即將漢寧太祖征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旦

觀兵旋旆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
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善曰魏

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
曰武王東觀兵至干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
可乃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帝命討罪也善曰

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公西征張魯良曰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

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善曰魏

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斬建已見上文善本旌作旌軍入散

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曹公

恃險不服攻而屠之自是氏羌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

氏王寶茂恃險進臨漢中則平陽善本作不守銑曰平陽

討張魯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向曰十萬之師

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遁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

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土崩已見

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巴夷王

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胡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

朴胡賓

琮

邑侯杜濩

郭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濟

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賓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

奉職謂奉天子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

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

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鉦

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鉞鋒良曰鉞鉞也二方

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鉞鋒言不用也善曰

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

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之頓若此之事皆上天威

一戰又曰不挫一兵之鉞鋒與頓同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大啓爵

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

室之邑

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漢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

列侯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

安堵四民反業

善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

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土農工商反還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民而建約支

善曰屬皆為鯨鯢謂之戮也善曰左氏傳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韓曰孥子

城郡名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

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福善曰彼

彼降禍作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謂魯筆此謂建

約等逆反順從也善曰漢書論勲曰甚詩逆順之理夫鰲善曰鳥之擊善曰無先高

攫縛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善曰有也字濟曰攫執也言鰲鳥擊物

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善

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會同乃退以示

弱今者枳棘剪刊戎夏以清

善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剪齊刊削也言殘

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剪扞剪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太舉天師百萬之眾

善曰六師六

兵也百萬言多也善曰魏志曰與匈奴南單于呼于厨

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隸

善曰並戍狄

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

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建奮帝卷自壽春而南向曰建奮帝謂盡發

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

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

搃厄據庸蜀濟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提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提不令為吳之

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

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良

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善曰漢書

日東越反比遺橫海將軍韓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

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

夷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慙惡也梟夷謂誅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

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

患之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故每破

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

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

取戈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領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

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

之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

還歸國家濟曰術病死勲舉眾降封為列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

劉勲率眾降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良

封為列侯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并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

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還討駐固薛洪摻音疏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爲關內侯
從尚開城就化音疏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河圍洪摻尚留守射而洪尚降封爲列侯善曰魏志曰駐固屬表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摻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
留音官渡善本之役則張郃音高奐舉事立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
也曹公擊表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名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
後討袁尚則尚善本無尚字
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向曰曹公圍表尚懼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衆大潰也
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岷山追擊之其將馬

延等臨陣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濟曰蘇游表降衆大潰
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善曰魏志曰白審配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
兄子開門入兵良曰表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納
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表熙舉縣來服翰曰焦觸叛熙
奔烏九觸等舉縣降操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表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九觸等舉其縣來降凡
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蘇曰凡此之輩謂摻括前降服之類也
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舉措哉言必破也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已蜀文曰計深慮遠

急國家之難 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

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

虜父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

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立山之

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

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立山賈逵國語注曰

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若夫

說誘耳言懷寶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

言孔甘論語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俱

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

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賒隔

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

當禦雷霆難以與矣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

使張遼字合肥權親率十萬眾圍合肥遼以敢死之士八

百人明日大戰殺數千人斬權二將權急登高冢以長戟

自衛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

難與存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

人心合肥太祖征張魯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

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夫天道

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

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

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

喚曹公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

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親近從輔置東今言

殺者蓋欲非之 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餘見銑注

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
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夫乃神靈之逋罪下人善本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

廉死紂不可謂賢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

尹也去夏亡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

不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毫

適夏既醜有夏復歸千亳縣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紂

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

隅而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是知事宜也丞相深惟

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

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善本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

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

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而周

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又王家

盛門戶無辜受善本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

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克善本負折薪欽曰周泰

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

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見魏周榮叔父也虞

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

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不克負荷善曰吳志曰虞翻字

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

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向曰言顧陸並吳
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善曰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
家器用也所仕賢則趨舍省而功施而並見驅逐衆雨絕
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

無處施用之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相

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

之惑也鵲曰鷦鷯小鳥也爲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如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鷦鷯之言也

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蔕風至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敗是其病也

郊破巢非不牢所繁之弱也
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蔞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

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苕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

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

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賞以待大功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下勉乎若能翻

然大舉建立元勲以膺善本作應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持把諸侯

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見大舉謂殺主而降也
元大勲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
如其未

能善日未如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齊曰竿計量度也大小謂

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

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
其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

足則猛虎絕其蹯音煩猛虎著絆則怒絕蹯而去良曰係蹯禽獸之絆也蹯足也善曰戰國

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士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韓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田間齊王曰蝮殺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蝮音釋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善本有以字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具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反也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向曰大雅云既明君道也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齊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

岡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菴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良曰已止也言既敗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如善本作如詔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之言極

檄蜀文一首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

會會移檄檄蜀吏

鍾士季

繭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繆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

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罵將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焉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銑曰祚福

離散也幾近泯滅也太善本作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

反正向曰太祖魏武也哲善曰魏志曰有太祖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

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拯其將墜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

反諸正莫近乎春秋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

日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

業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德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

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

武王宜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

休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銑曰江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

政異而人俗殊也善曰毛詩

序曰國異率土齊民未蒙王化向曰齊民謂無貴賤而齊

大魏之化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此三

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

祖所以顧懷遺志也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

秦美新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良曰主上則陳留

戶土顧懷明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

勳勤也王室國家也善曰左氏傳史克對魯布政垂惠

侯曰齊聖虞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宜慈惠和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銑曰協合也萬邦百

慎國名致貢謂貢楮矢石磐也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

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

子曰昔舜敷教于四海之外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

夫獨為

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

道並進

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設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

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二道合

善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

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諸

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仁為本

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翰曰以仁謂不尚

日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善曰司馬法曰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

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

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

而有苗服干戚威也書曰尚書曰帝

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周武有散財發

廉表閭之義

賢人閭里以存其義

善曰尚書曰式商容

之閒散鹿臺之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向曰鎮西謂

當時蓋許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戎車兵

車也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

命奉

庶弘文告

善本有

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

以快一朝之志

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

心也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

辭元元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

不亡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詒言

良曰降則安守則危

陳詒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

興兵朔

善本野困躡與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

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

同即異翰曰先主謂劉備也

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

背曹公師表紹故云困躡與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

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弄同即異也善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與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規圖也伯約姜維字也隴右名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向曰邊境謂焉水夷名也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濟曰故事遑擾亂也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脩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殺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今邊境文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

并善本作併兵一向

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力一向攻蜀也善曰孫子兵法曰

併敵向而已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

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前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

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典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史曰始立牙之曰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散鞞之音婉而鴻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萃難

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魏曰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下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宜也善曰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

蜀侯見擒善本於秦

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繼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授

首謂就戮也。善曰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洲之險是

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善本有也字聞濟曰言險塞之

開謂趙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

智者規福於未萌。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

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善曰微子紂兄

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羽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善曰毛詩序曰有容微子來

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伐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

降漢拜平為都尉。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然安此鴆毒懷祿

祿不為變通哉鴆毒殺人之藥前蜀也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

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弘覆地無

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善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

榮秩祿也殊異謂異於常人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

督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

大害救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擒。善本獲欽二子還降

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良曰文欽與丹丘儉舉兵反司馬宣王擊大破之欽亡八吳吳

以欽為鎮北大將軍諸葛誕反遣子入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欽欽子壽及虎喻城出歸大將

軍表之以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咨生擒并安遠將軍叛主謂肖魏也戊首謂為將伐魏也因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

事謂為將軍也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

殺欽欽子鵞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鵞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蹙歸命

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善本而往善本者哉翰曰言

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善本誠能深鑒成敗邀

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

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錄曰邈遠

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

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曰安堵

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囂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求

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作與向曰卵為卵也重累之其

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基子置

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

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也不及謂不降也玉石

屠戮也善曰各具宣布咸使知聞並已見上文

難蜀父老一首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

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

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宜其

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

紛紜湛沈思汪濊烏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錄曰紛紜盛

也張揖曰王濊深兒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於是

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上靡因朝冉從

駟江定筭鑿存叩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風教罔無也

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駹也文穎曰邛今為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巂略斯榆

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結軌還

轅東鄉向將報濟曰軌事也還轅謂將還歸以報命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

焉辭畢進曰蓋善本有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王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見畢竟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

問使之詞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今罷皮三郡之士

通夜即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患之翰曰三郡三罵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

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右侍者也相敬之辭也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

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

并意者其殆不可乎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

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

為用故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

不識所謂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

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

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椎髻左衽若如

父老言則不當變易也善曰應劭僕常惡聞若說然斯

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

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

而陳之謂下事也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掌聞其

猶畧也徂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言

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懼也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昔者洪水沸出汜汎濫衍溢向曰

則天下眾人皆安之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汎濫衍溢向曰

也言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汎濫衍溢大水兒張揖也汎

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汎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善曰

古漢書為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善本有感

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漸息移切善沈澹災崎嶇為避

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史江疏河

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見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

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

善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字書曰澌水索

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澌切顏師古曰沉深東歸

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

親其勞躬腠奏胝竹無肢膚膚不生毛良曰永長寧安也

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膚胝也肢股上小

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累繭而不生毛也張晏曰躬體也

孟康曰腠理也韋昭曰肢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旦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齧音涯善齧拘文牽俗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窮也應劭曰嚙齧急促之泉

也善曰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

垂統為萬世規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特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向日崇高

閎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論大議創業垂統為萬世法也善曰鄧展子曰字詁云吟今宏字善曰孟子曰君子創

業垂統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濟曰兼

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也善曰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

已并天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良曰普徧也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

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卑

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不濡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而夷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善

日孟子曰故家遺俗內之則善本有犯義侵禮於邊境外

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

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音向善而怨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

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曰

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日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善本舉踵思慕若枯

早之望雨

也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焉何遺弃

舉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善曰矣夫為之垂

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翰曰矣很惡人也言

猶且垂淚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

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二方即

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善曰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

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麟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銑曰號教令也

故乃關沫昧若微叫牂牁向曰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

日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微外入于江若

水出廣平微外出旄牛八江善曰沫音妹張揖曰微塞

也以木柵水鏤靈山梁孫原濟曰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

為夷狄之界鏤靈山梁孫原鏤之者以紀功也孫水名原

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

嶠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

本作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良

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理

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使疏

迹不閉習晦爽闇昧得輝乎光明翰曰疏迹遠也習爽未

幽國使通不閉如冥昧之闇光明之耀也韋昭曰習梅憤

切善曰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習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

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且明也字林以偃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且也爽明也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

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體無夫

外內也禔安康樂也善曰說文曰禔安也音支

拯人善本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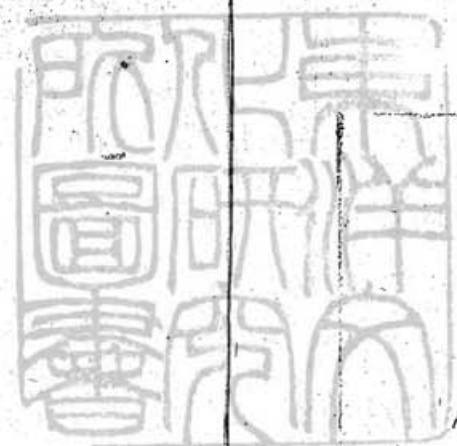
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務也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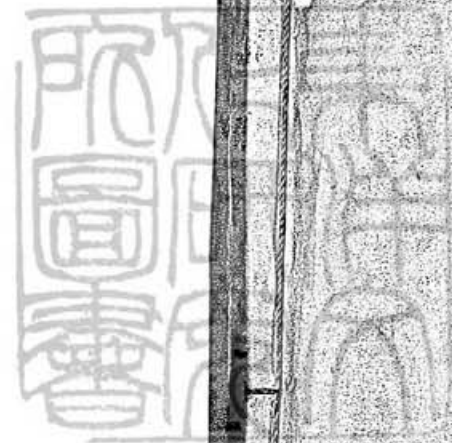
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

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善曰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士崩僕書作陵夷至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良曰憂勤謂征伐而後逸樂也善曰毛詩序曰希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日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也方將增泰善本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善本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泰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外三王之上登外觀者也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聊廓告郭切善本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藪澤悲夫向曰旨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藪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善曰樂緯曰鷦鷯狀如

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善本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兒言諸大夫聞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善本作退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敝罔靡徙移足兒遷延却退兒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